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五

綿州 孫桐生

籍小峯甫

勳職

受業

林懋森

仲升甫

校刊

諫易置大帥疏 嘉靖元年

兵部 尚書 王邦瑞 宣陽

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九年

一

一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大學 楊廷和 新都

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漢議最得義理之正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王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且三代以前聖莫如舜而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漢宣繼孝昭光武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二

諫立興獻帝后廟疏

嘉靖元年

大學蔣冕 全州

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既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考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旣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三

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璉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

論失政疏

嘉靖元年

大學毛

紀掖縣

曩蒙聖諭國家大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宜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尙可一日覲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四

忠邪以養和平之福

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
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亦
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
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
察茲孟冬時言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甯不少動於中乎
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慎
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

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
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已入宮未有
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言禘祭雖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
乎總輩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五

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
倡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且陰陽
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
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
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
也

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龔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禋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而所生亦尊崇極矣公與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她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六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體與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旣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爲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爲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

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况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頗有遷除邊帥債師不加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眾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七

小日一

久雨疏

嘉靖元年

行人 鄧繼曾 資縣

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尙多擬旨問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靈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八

論當用大臣擬旨疏嘉靖元年

行人 鄧繼曾 資獻

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詔媚則賜敕
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覩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
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
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尙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
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
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九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
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
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
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
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尊言
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
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
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
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漢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
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義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無其別斯亂大倫殆
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王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
草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
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
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
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
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
正統無嫌乃爲合禮

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官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甯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况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七

川文上

臣聞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爲皇叔考與獻大王聖母爲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在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共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袁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謂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十三

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未有當者乎抑臣愚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與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與獻王乎即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歿從無遙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臣伏觀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爲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大祖傳之孝宗孝宗傳之先帝先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

於陛下也

明巨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三

十一



明

五

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之指彼未能視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嗣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注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嫡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那說按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七

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旣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說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

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
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爲人後之義與則尤
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絕之殆將爲
後世禍矣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乃爲之
立後至於小宗不爲之後者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
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
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
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
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
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
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
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
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
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己也如此則義禮
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義
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
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
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
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
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子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
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五

八〇

論時政疏 嘉靖二年

都給張 神潼川

頃聞紫禁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陛下爲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甯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甯索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閭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六

川八

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劾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千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鏗密行請託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七

而遭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滯於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巷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

陛下繼統以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
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
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民失仰此詔令不
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逐庸罔任者舊比內閣擬旨輒中改至疏請
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
來事涉威晚宦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
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來恩
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奸黨巨惡
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首
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
等言遂寢前詔此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六

國師禪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
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奮精神不能如初也夫初
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左右不預也今政所以淆濶者政在左
右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
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至威
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

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于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斯表
反過之忠貞大臣裔會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
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內侍而輕
士大夫哉夫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
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
竄殛儉邪可謂明且剛矣會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
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
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
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
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
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不必留陛下將與二三近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五

又

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阡危然元
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
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
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近訪
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與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十

110X

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與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由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與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

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豈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十一

山日

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于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璉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三

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

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眾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存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水生之稱朕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三

八四一

大義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尙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卽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

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少與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說而於木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益迭相爲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會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五

100

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皇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諱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可乎臣于於君父一也旣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苐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苐姪之祀乎旣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弁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與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爲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

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與
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
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
絕卽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
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
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
親親兩不悖矣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五

一日

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東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爲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旣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二十六

八

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倦倦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

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此臣愚慮者二也

臣見巡撫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後勦平八寨及斷籐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備知各賊爲害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嘆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未知何日底定也又竊計曰兩廣地方何日得一好官勦平各巢使良民得安而頑民得格心向化也乃恭遇聖明特起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喜聖天子知人之哲兩廣地方自是有底定之期矣是役也臣等又爲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用費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若干萬殺死疲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又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殺數千家矣此賊僅時同出實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若守仁者乘此大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毛

10x

敗殘破之後仰承聖明拔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米數百萬餘勦平田州報功數萬級人亦必且曰是天下之大功也而守仁乃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且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籐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天下十三省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山險其水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出山高土惡氣習兇頑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則洪武以來所不能平若斷籐峽則自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一討平之耳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若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亦屢請征討若八寨則自國初至今未有敢議征討者四方頑民

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追勦投

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實四方寇賊淵藪而斷籐峽
又八寨羽翼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掩
賊不備一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
之仁以綏懷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
斷籐峽桎化之賊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廣歸師之
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眾兵雖勞而不怨二
也所誅真積年巨盜非往日報功濫殺者比三也因勢利導省糧
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而成民不知擾五也極惡
者先誅其細小巢穴皆願去賊從良得勦撫之宜六也八寨旣平
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緣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皆可漸次
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籐
峽而不知經畫其地爲久遠之圖以故賊復熾盛若八寨則百六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天

十年所不能誅之寇守仁旣一旦掃平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誅
惡綏良長治久安入也今不以爲功反以爲過是誠何心也先是
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僞首從賊惟守仁同御史伍希
儒謝源誓心竭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之功以爲己
有乃揚言曰王守仁初與賊同謀及見公論難掩乃又揚言曰宸
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
書喬宇亦忌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
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暗啞之冤矣臣等是以歎曰王
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勲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
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
土官立功人等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
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親聞守仁之功今兵部功賞未

見施行戶部覆題又欲再勘臣恐城堡不得修築通賊復據巢穴
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進言惟願聖明乞早裁斷俾官僚早
有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通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
歌咏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之大端也亦臣等
自爲地方大慮也非得已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完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迹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既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必有和者矣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寃憤實甚故致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至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契道真荷蒙錄用遷至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逋寇一時掃平因奉敕勦處叛軍道經豐城天遂反風不但賊不能加害而倡義勤王不旬日而甯藩擒滅矣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但見其功成之容易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行己絕無毫髮之可議當時張銳錢甯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又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三

104

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又以不遂篡逆之計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事諸人其肯隱忍不發留以待啟充毛玉而後發乎皇上龍飛褒慰殊恩形于詔旨天下方快朝廷清明今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不意復有此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言掩其昭揭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概有六亦謂宸濠私書有守仁亦好之語二謂守仁曾遣翼元亨見宸濠三謂守仁亦爲賀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時縱兵焚掠殺人大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奏粧點太過臣竊究之不過忌功之心耳夫宸濠私書守仁亦好之說乃啟充得於湖口知縣章元梅者切思刑部節奉欽

依原搜簿籍盡行燒燬今元梅之書從何而來若出於宸濠之口
尤爲不足信矣夫聖賢用心實非尋常可測使守仁欲圖宸濠而
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報國而已何以能成後
功而貽皇上今日之安乎假使守仁略有交通之迹而卒以滅之
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况以其絕無可憑信者遂疑
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遺冀元亨者以元亨素懷忠孝萬
一啟其良心而寢其邪謀也及元亨一見不合遂歸使言合志投
當留信宿何宸濠反逆之日而冀元亨反在數千里外乎今元亨
寃魂旣伸而守仁心事不白天理人心安在也毛王謂守仁因賀
生辰偶爾遇變然宸濠生辰在十三而守仁以十五方抵豐城旣
係往賀又胡爲獨後期不至也其言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義
尤爲乖戾夫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僞刻兩廣都御史楊巨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三

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泌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足走遞守仁
佯喜以爲大兵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泌傳牌會城以恐宸濠時
有報稱賊兵千里追至急乘漁舟得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
至蛇河遇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而府城不足恃又入新淦城亦不
可居乃復至吉安而吉安之倉庫實乃駐劄其地傳檄遠近起調
軍民榜募忠義之士令本府以書請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此
時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各處軍兵肯聽致仕鄉官遂集乎
今乃顛倒其說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也至於破城
之時焚者宮中自焚官兵救焚者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以守仁
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百餘人耳夫合省之民在城
內者各受濠銀二兩米一石爲之拒我是卽賊也殺賊何罪耶向
爲王官今爲賊巢昔爲國寶今爲賊賊卽焚之掠之亦又何罪今

舍大功摘小過是黨宸濠而欲爲逆賊報仇也且宸濠逆焰薰天人皆望風逃避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而散其黨羽翼俱盡妻妾赴水然後知縣王冕得而執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云孫燧許逵何爲被殺三司眾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城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二日而後擒滅耶至若奏捷之外或作僞牌以疑賊心或行反間以解賊黨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彼時宸濠首事震撼兩京守仁以一書生談咲平之於旬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又使不卽滅而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反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生死所能恐動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三

六月

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此萬世忠義之寃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耳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同生死伏願聖明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
運之掌今乃不然凡盡忠勤職者卽譏讒蝟集黜辱隨至以此操
柄失御人皆以奸黠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
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藩構逆陛下身見之矣腹
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方鉅
遠近莫之如何惟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
與賊俱生乃遣優人齎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牽
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謬托腹心兵法有先勝而
後求戰者非此謂邪功成之後瘡痍未復武皇帝南巡危疑莫測
守仁益竭忠勤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
守仁竭力效死腹心暗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三

上

終必殲夷然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
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且守仁家在浙東與江
右壤接一旦長驅父兄宗黨有噍類乎守仁於此夫豈不思固自
分必死雖夷滅而不悔也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矣向者南贛
乏人皆以守仁兵威武略奇變如神是以茶寮楠岡大冑泖頭諸
寨以次擒滅增縣置邏堅明約法遂爲治境江右之民建立生祠
歲時虔祝民心不忘又可見矣皇上登極命取來京宴賞旣又不
果特陞南京兵部尙書乃因言者謂不當賞宴以致奢費耳夫陛
下大官之厨一餐之宴所費幾何猶勞論列乎北京豈無一職必
欲置之南京此皆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
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雖蒙拜爵銖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
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用論及而况但見其功不見其過哉其

用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姑舉一二言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連陞布政卽令閒住矣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入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旋死於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邢珣等皆抱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夫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使他日無事則已萬一有事而復責以捐軀效死難矣况乎守仁學本性命才優經濟以陛下首出之資若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理可勝言哉前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璠咸薦于朝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贊襄密勿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願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早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別委賢才以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元年

三

川上川

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連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龔廕此實陛下今日奉天所採大柄不可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勸

論王邦奇疏 嘉靖三年

給事 安 磐 嘉定

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詎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尙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爲者或且陛下收已渙之人心莫將危之國脈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蠶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絕禍源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三年

五

川川

嘉靖三年 卷之五 五

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疏

嘉靖

循史 李儼等

諸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勛而寘鑑重典窮按助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全消倖門永塞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川一

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璠萼平生奸險特以讓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脩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二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璠萼不知能去宏不能去璠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璠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二年

五

遜者仁壽宮災諭羣臣脩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弊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璉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壘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官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判科失職致陛下用法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植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脩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三

川

論建世室疏

嘉靖四年

禮科給
事中

言 鄞縣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
竝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竝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有盛德非
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為白出之帝是
前無祖宗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賢
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言今乃拂書之
言臣不知其何謂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五

一上八

爲楊廷和辨寃疏

嘉靖四年

禮科給楊言 鄞縣

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
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旣以奸
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
誣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
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
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學

一七六

中
七
七

應詔陳十漸疏

嘉靖四年

四川余 珊 桐城
副使

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禮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官省而不在官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振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望

101

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至事北邊庫吏傲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率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自逆瑾以來以苟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躡躅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已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資虛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強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鄙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竟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

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錐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遠之俾不通致陛下耳瞽目眩忽不自知其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閣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廢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檢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聖

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疎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室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頽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浸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

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願亟去其人更求才
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珤者竝置
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
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
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
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四年

皇

四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氏有晉羌有晉索頊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氏羌索頊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擄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眾甘膾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四

八

猝然畏暑溼疾也猶蹈之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閭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

悉發諸夷而諸夷翫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
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遊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之
彼二雄者目中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
問高歡嘆曰事可知矣歸散資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
天下全盛之勢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墨

一川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甯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爲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羯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也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雄騎錯落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耕牧矣虜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躡也叩關內勿能要也門戶摧折手足痿疲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微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吳

八又八

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遊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年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名雖爲帥所統人不過三千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矣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眾而威敵而足以徼俸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遊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爲之參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

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韋皋以蜀而不虞蕃太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也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望

夫破虜何術也臣按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天星軫主車輿畢上有五車氏下有陣車天輻閣道下有車府爲車貯又有王良御父爲御官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爲表裏所以制戎馬之精意也仰觀其象其麗有如此者書序武王東征也戎車三百輔詩序宣王北伐元戎十乘以副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雄長南郢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雲中郤匈奴於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樹機能而克復涼州唐馬燧作冒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領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終之如意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智之雷電擊車尙論其世其迹有如此者車之制其來尙矣夫戰以人搏必以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吳

〇〇〇〇

關不有依據誰禁陵突昔胡淑有言當戎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標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夫淑取譬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隊轉鱗桓桓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地險易或縱或橫入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率如居八面蔽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以上論用車之由昔我太祖高皇帝逐羣雄於水國至於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國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虜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眾惟我邊兵衣食不充情義久乖亡逆者利爲勾引怯懦者巧爲迴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旣飽

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躡其尾或得彼羸孱衰老者數人或拾彼剩朽爛惡者數物實賊之棄以給疲軍者便聲報迨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於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俘虜死傷者不知幾千萬家匿十報一且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也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急務乎臣愚以戰法必取諸八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轆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泗壽邳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各亦置爲戰車雖體質重大皆可酌用都御史余子俊傳頤副使陳大綱胡松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已見類爲一法大約樸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陷胡馬兩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完

竿前長出二尺許安鐵獸雄爪轆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申縮隱顯法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胥臣蒙馬以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反攻者兩端各執虎叉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犀利可以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合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腓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司樵汲爨者三人五人司藥矢火器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獸火者一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火器者二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上箱下櫃器糧以資擊刺以此然則車之足

以代負荷而制驍勁者何如也以上戰車之制古用車之法死地有十勝

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平原曠野則依法旅進崇山峻嶺淨沙

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

列後以旃爲轅門以軸爲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橫陣

之車小車爲馳車爲闕車爲輕車之萃聽中軍之號如平日推演

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

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

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

短參長卽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羣火電發萬矢

雨流威鋒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虜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

旣有驅馬之法馬不前弓何所施况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

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虜馬迫而敗北也必矣由是縱奇兵夾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虜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爲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背也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眾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試觀今法以步騎禦虜其關隘城堡諸軍多者不滿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爲陣陣者不能爲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響之不幽也况欲比隣切於赴鬪而相爲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鬪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行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朔諸城必由之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遏皇都震矣故

宣府爲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宣府之後衝尤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皇都者也大同爲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牆適兩徑之險隘乃虜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塹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實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防禦之兵半是民壯傭奴救傷救死之不暇可責以敵愾哉按其地可如臣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軍竝偏頭守備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劄留屯於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涉而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118

擊之特破竹之勢耳其一策昔于筠請唐高祖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以扼突厥之人如巨海舟之制胡馬必不能涉水而競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於西北矣其又一策於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闔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漲溢可以溉屯田有警則淵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洪壅以成漂沒如韓信夾澗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以是據其要津則偏關固矣偏關固則宣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削元末遂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宏治間棄套

守牆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城府庫
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山陝諸路申
飭以爲後倚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他變命宣甲屯獨石洗
馬林以絕其東援命甯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關諸甲橫絕
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柏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
首賊必大驅以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
嚮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旣受擊首且有
返顧之虞矣旣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甯塞以擊其腹賊又
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心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
慶甯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鐵柱新石嚮石諸甲出花
馬池是以擊其尾也彼之眾援旣絕我以五道并進彼黨旣伐我
黨且樹矣卒之首尾牽制四肢莫掉而腹心益病理屈勢窮如智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武子挫楚之法振車列陣三駕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佚能勞勞飽
能饑饑靜能撓撓持久不戰困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頽然自敗而
避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誰待也兵法曰先據
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之利也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
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
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
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右則左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
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無已奮一怒之威潛令
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籛甲兵者可一鼓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
之讐綏厥士女則固不嫌於用術也是則內庭之寇已掃而中土
可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 以上車攻之法

或曰車制久湮子欲用之邊土久捐子欲取之無亦時勢財力之

艱應之曰古車戰以制四夷擁車出塞軒輊渡淮三代有之下至
參偏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有明驗惟在今得其法而用之耳
如謂邊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於委肉於虎
蹊也況今宣大甯固之區非上谷雲中朔代之境乎何昔皆利於
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昧春秋謹嚴
華夏之法也臣聞天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
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象乎
凡此皆徃於拓土開疆生事邊徼之說而不知用兵之節討罪之
義以復宗祖一統之制者也內險失守則外侵日甚會見易守河
爲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爲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
牆內之憂且鞠爲蓬蒿之場矣劔牀之憂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夫
惟戰攻之制旣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邊者連篇累牘皆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詳於內略於外不知外略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喻可乎外感不
入則內恙不作故善調息者修形以和中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
牆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之臟腑之受
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關越隘口之由而惟責其搶關廂殺村落
之險是何異於舍寒暑之禦而欲臟腑之瘳也或欲於沿牆缺口
兩山斷處賊眾可以擺踏馳驅者卽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
若止可單騎徑行者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闊一丈深一
丈於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爲截殺代勞之所緩急可恃以爲固夫
此亦跨山結局古之所謂高關戍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爲不良也
臣愚以爲聚人馬以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若三千與二
千之靡費而所守尤爲不可拔也堅車不五數十兩健卒不過數
百人嚴烽遠謀探賊之來乃於營盤夾護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

時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隘把持作勢撞逐彼殘賊者雖雲蒸鳥
集彌川落野自不能行行列列而闖闔於我矣兵法曰畫地守之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蛇
蟠月偃使敵人急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相持不克而遁去
或設奇於高阜處以木檣飛石壓之或設伏於霧薈之中以砲石
擊之或積薪於崇阿之藪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於虎
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罟網撞以利戟射以強弩鳴金鼓而
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卽此爲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是之謂運
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持重克敵無逾於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
人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於入寇之處離邊牆可一
里半里許控巖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就其處築爲雉城重門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著

望樓弩臺敵柵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爲壘城沿堤多設臺墩赤
相望刁斗相聞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住劄以
爲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桀驁之入賊小舉則開門延敵
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車列壘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卽
時策應相隣路口張爲聲援昔高后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
所短者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
深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
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眾氣如飄風此
謂氣勢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踞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
莫過此謂地勢因敵怠情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擊之
此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况兼而有者哉如此不惟牆
內之民時耕時穫雖牆外之墟無不漸爲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

於敵食敵一鍾吾當二十鍾意秣一石吾當二十石此趙充國平羌奏屯部曲塹壘木檣校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待勞此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內者可以爲盤在外者可以爲城然必多召土著常居者彼有所憑依蔽捍恃而無恐有父母妻孥耕穫益以給之豐宅而安矣故曰確守邊疆以居民爲主官與臣鎮壓之耳大約九邊衝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佚均而樂爲之用無不各以全力而當一面凹視昔之盤臺之番戍調集之遲鈍守無定法人無恆心其虛實強弱奢儉煩簡奚啻萬萬也

以上車守之法

大抵議北者當以套虜爲急此虜

旣驅他若大甯興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臣聞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二軍餉秣調息之資非所算也及其用戰也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

明臣奏議

卷之五

嘉靖

五

之健且車之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卽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外以慰我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爲置軍師計乎法曰烈烈轟轟戎虜無蹤轟轟烈烈戎虜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戎虜之機括語乎臣昧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諳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眞材方非合式如臣之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釐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左邱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明臣奏議卷之五終

